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王蓮舫

姜麗裳，字星娥，良家女子也。少居蘇州葑門外之甫里村。父固名下士，家赤貧。女長，冶容麗質，皓齒明眸，獨冠一時，傾其儕儷。其舅唐鳴球，精申韓之學，為幕府上賓。一見女，甚賞之，謂女父曰：「君僻處於茲，蹄涔之水，豈作波瀾，欲擇佳婿，亦綦難矣。不如隨我至武昌，當代為覓嘉耦。」女父許之。女遂依於舅家。姘氏無所出，甚愛之。刺繡裁衣，無不悉心教導，以是女紅精絕，號為「針神」，人皆疑是薛夜來再世。女舅固為制府刑名正席，兼主奏牘，眷屬寄居督署。署之東偏，有樓五楹，殊寬敞。花木蕭疏，池石幽古，庭中植梅杏桃李四株，相傳為數百年物，著花之時，香徹遠近。入其室，窗明几淨，心曠神怡。有謂樓中曾為狐仙所據，居者輒見怪異。女舅秉性耿直，殊不之信，而居處已久，並無所睹。時制軍夫人方欲繡佛，適見女手制，歎其工巧絕倫，亟邀相見。既覲芳姿，倍深傾慕，即令制軍言之於女舅前，欲繼為螟蛉女。女舅雅不欲攀附貴人，而難卻其請，遂諾焉。

女自此飾則金珠，衣則綺羅，裝束之華，逾於巨室。手繡佛三幅，都四萬餘字，凡閱四月告竣；點畫工細，波折分明，殆勝筆書，見者疑為鬼工。上之日，遐邇畢集，屬官之妻，咸來賀喜，傾城士女，群往觀焉，爭欲一睹女容，皆嘖嘖歎為神仙中人。貴閥巨紳知為制軍愛女，問字求姻者踵至。有黎佛眉者，大司寇之公子也。性本佻達，藉其父勢，頗作威福，為鄉里所切齒。聞女名，遽遣媒妁來，期以必成。制軍轉以商之女舅。女舅以齊大非偶對。制軍曰：「今已為吾女矣，何害？」竟不謀而受聘焉。女聞之，雖非所樂，然口不能言也。

一日，女偶游佛寺，見游女如雲，往來者如梭織。一肩輿最後至，淡妝素服，不假修飾，而風韻娉婷，似曾相識。出輿，瞥睹女，流盼數四，若訝其來之早者。頃之，蘭若供伊蒲饌，住持尼妙蓮肅女入別一室，而此女亦來相陪，坐近，因問姓氏。女具告之，而亦轉詢焉。此女自述姓王，字蓮舫，小字荷嬌，生長吳鄉，父母俱在陸墓。已隨叔氏至此，需次楚北，官為懸尉，固應官聽鼓者也。女見其吐屬風雅，知必識字。荷嬌自言能詩，且嫻八法，並吟其近作。女深愛之，約至署中，固辭。女力挽留，始允焉。自此歡若姊妹，月下花前，共相唱和。

一日，女偶作詩四絕，置於研底，為荷嬌所見。曼吟一過，曰：「何憂思之深也！」女詩云：

連朝小雨黯霏微，驀地輕寒上衣。
睡起不知春已晚，落花簾外逐人飛。
碧紗窗外月如鉤，小閣疏簾慣貯愁。
獨坐無人心更怯，黃昏響上空樓。
對鏡無端損故姿，傷春情緒怕題詩。
繡窗無暇朝臨帖，為誦金經夜睡遲。
多病工愁強自寬，不情不緒更無端。
枕函曉起偏嫌冷，卻是宵來淚未乾。

荷嬌曰：「觀姊近日抑似重有悲者，豈以蓬戶勝於侯門，荊布勝於綺羅，雖日處深閨，而無異囚鸞枯鳳歟？」女曰：「非也。妹之素性，固喜淡泊而不悅繁華。今日雖處富貴，而跬步輒有約束，如行荊棘中，是以鬱鬱耳。」荷嬌曰：「尚不止是。以妹揣之，當別有在。」因附女耳言曰：「非為姻事歟？」女淚涔然，不作一語。荷曰：「若誠以此，姊請勿慮。妹可略施小術，李代桃僵，姊亦可金蟬脫殼，從此逝矣。」女請其術。荷嬌曰：「但求於從媵婢中多增一人，臨時即能為力。」因於諸鬟中擇一眉目姣好者，日為之施珠粉，理鬢髮，以縲迫襪雙趺，使之纖小。授女以符咒語，俾習隱形之術。學之半月，始得闖與，偕荷嬌往來行走於廣眾之前，人多覲面不之睹。荷嬌喜曰：「術已成矣。」

吉期既屆，荷嬌以女衣婢，代為裝束，視之，宛然女也。諄囑之曰：「茲為新娘往富貴家，一生吃著受用不盡。慎勿言語，以敗汝事。」新人既登輿，荷嬌謂女曰：「盍臨妹家少住幾時，然後旋歸不晚也。」女從之，偕行出門，忽有雙衛來迎。女不慣乘驢，逡巡卻立。荷嬌乃命易以驟車。迤邐數里許，始至。門第高闊，宛如世族。荷嬌導女自偏堂入內室，凡歷門闌數重，錦幔繡簾，異常華麗。處女於西樓，以二婢供服役，一曰露香，一曰雨香。屋後有一園，迴廊小樹，曲折通幽，霧閣雲窗，縹緲入畫，其中頗擅花木泉石之勝。荷嬌偕女日涉遊覽，題詩覓句，斗酒藏，藉以消遣，此樂真無以復加也。

女居數月，探聞黎家自娶後，伉儷甚相得，初不知其為贗鼎也。女因益知荷嬌為非常人，求傳長生久視之訣。荷嬌曰：「此非可以妄授也。姊猶富貴中人，當享塵世之福。妹欲傳姊以相人法，以便他日覓快婿。」爰於篋內出柳莊相經數葉贈女，昕夕親為指授，凡決五旬，學始就。女欲辭歸省親，且曰：「自違高堂色笑，已三閱寒暑矣。中心思慕，急於言旋。惟是事似涉怪異，故里恐不可居，妹將何以教我？」荷嬌曰：「以妹卜之，姊姻事當在北方，盍往山東暫借一廬何如？」探懷出一鏡界女，晶瑩透澈，光鑿毫髮，面紋歷歷可數。曰：「以此相天下士，當無遁形矣。姊其寶之。」女歸，為父母備述顛末，深為歎詫。

先是，女舅書來，里中戚串知女已有所歸，群至賀喜。至此女回，乃以歸寧掩其跡焉。女之姨母嫁於濟南士人，亦閥閱世家，因往依之。居無何，忽傳有會匪之警，勢其猖獗，連陷數邑，逼近城垣，城中為之戒嚴，募勇團丁，力籌守禦，居民遷徙一空。女與姨氏亦倉皇出走，中途忽相失。於時援兵驟至，誤以為賊也，群竄山谷間。女弱足伶仃，艱於登涉，攀藤附葛，氣力殆盡，忽一失手，墜於崖下，自分必死，幸葛藤糾纏，由漸而墮及地，落葉厚藉尺許，得以無傷。女駭極而悲，失聲痛哭。忽聞背後有人云：「抑何啼聲之慘也？」其音甚稔。回顧視之，則蓮舫也。彼此執手慰藉，喜極涕零。女詰其何以在此，「豈夢中相逢耶？」蓮舫曰：「早知姊有是難，故來相救。賊亂不久即平，不足慮也。顧此間非駐足地，盍往姊別墅暫憩？」因攜女手同行，峰回路轉，即睹茅屋四五家，曲澗小橋，泉聲聒耳。西偏有門，榜曰「綺園」，蓮舫指謂女曰：「此即姊所居也。」入門，細石如砥，幽花夾道，翠柏蒼松，景頗蕭寂。園中祇室五椽，竹屋紙窗，蘆簾木榻，殊有山居風致。女曰：「至此胸膈頓爽，令人幾忘塵世。但願常住，不復思歸矣。」蓮舫笑曰：「恐姊塵心一動，浩乎其不可終留耳。」

是夕，女與蓮舫絮談別況，徹夜不眠。將近五更，朦朧睡去，耳畔驟聞人聲喧雜。啟眸四顧，則身在曠野，房舍全無，逃難者襁負相屬，扶老挈幼，絡繹不絕。距數武有一亭，中多石磴，女往擇一少坐，而不知已先有人在，固翩翩一弱質書生也，雖布衣冠而丰神秀澈，顧盼不凡。女驟睹之餘，竊驚其為非常人，出鏡遙審之，益信。生見女，似訝其豔麗，然容益莊，視益正。女見生於造次顛沛之間，猶能以禮自持，益為心許。俄聞眾聲又沸，哄傳賊至，亭內外之人皆奔。女獨立不起，曰：「甯死於是，不能行矣。」生前揖女曰：「卿家中人何在，豈已散失乎？」女哭應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賊鋒已逼，不可不避。余適乘驟來，繫於亭下，請以代步，可乎？」女曰：「妾乘君行，斷乎不可；妾則免矣，君將奈何？」生曰：「驟殊壯健，本可疊乘。況卿細骨輕軀，何嫌累贅。惟是男女授受不親，雖周旋於患難之間，不敢不謹。」女兩頰微酡，詰生姓名。

生自陳為濟南士族，姓盧，字兩人，因明經也。女忸怩言曰：「君曾娶否？」生曰：「未也。」女曰：「妾亦未字。如能援鍾建負季平故事，妾可從行；否則甯絕命於此亭。」生曰：「敢不如命？」遂與女互拜於亭中，解雙鴛玉佩以貽女，曰：「即此以定百年姻好。」扶女登驟，已則一躍而上，振策疾馳，竟得出險。旋聞賊已潰圍走，城防解嚴，生偕女歸，暫止於戚串家，探知女家俱無恙，使人往告，立迎女返。於是兩家互遣媒妁，擇吉成禮。是年生捷秋闈，明歲登進士第，遂入詞林，不載，官至方面。其為黎氏子者，自父沒後，即以博傾其家，至無立錫地；而以婢學夫人者，亦早殞。惟蓮舫則不知為何人，是怪是仙，竟莫能測。或

曰，即居署樓之狐也。